

公元九九〇年後，三佛齊和東爪哇爲了互爭霸權，兩國常發生戰爭。但在一〇〇六年，三佛齊出兵擊敗東爪哇，佔其國都，夷爲平地，東爪哇名王達磨溫夏（Dharmavamīsa 991-1007）亦陣亡。如此三佛齊在十一世紀初，就成了海峽各島區域的霸主。

公元一〇〇六年，三佛齊

與南印度的注輦人關係尚友善

，曾在科羅曼得海岸納格巴登

（Negapatam）建造一佛寺，

名朱羅摩尼跋摩寺（Cūlamunivārman-vihāra），爲摩羅毘舍

耶東伽跋摩王（Māravijayottungavarman）所建，是爲紀念父王的，寺即冠以父王名。

不久兩國爲了海上商業競爭，一〇二五年注輦即遣軍遠征三佛齊及其屬國，幸注輦軍勝利擄掠後，便即回師。

當公元十、十一世紀三佛齊最盛的時代，佛教亦大興，如日中天，而這時印度的佛教已受到排擠，中國佛教亦日趨式微，所以三佛齊成爲各地佛教徒前往研究佛法的中心，佛

淨海



印尼古代佛教考

- 一、「現觀莊嚴般若經注難解語義疏」（日本東北大學「西藏大藏經總目錄」No. 3794）
 - 二、「入菩提行論三十六攝義」（同上目錄No. 3878）
 - 三、「入菩提行論攝義」（同上目錄No. 3879）
 - 四、「集菩薩學論現觀」（同上目錄No. 3942）
- 上列四種論著，第一種爲主要論著，是對彌勒「現觀莊嚴論」般若經注難解語的解說。其餘三種爲小部著作⑧。

又印度著名的高僧阿提沙（Atīśa=Dipākara Śrījñāna）亦在法稱的許可及贊助下，前往金洲（Suvaṇṇadvīpa），此指蘇島三佛齊）研究佛法，時間是在一〇壹一至一〇二三年。學成回印後，一〇一六年爲印度恒河岸超巖寺（Vikrama-sīla）主僧，與當時那爛陀寺同爲佛教教學中心。後來受請至西藏宏法，成爲最重要的佛教改革者。法稱的論著譯成藏文，與阿提沙的傳承亦有重要的關係⑨。

到了一〇二八年，東爪哇又逐漸恢復國力，這是由於王子愛兒稜加（Airlangga 1019-

1041）的努力從廢墟中建立起來，當他復國後，他採取與三佛齊維繫友好的關係，並且通過婚姻結爲盟友。他又將當時的佛教徒與婆羅門教徒的矛盾調和起來。興建廟宇，豁免僧人稅收，使他們傾心國王。不過愛兒稜加却自稱是毘濕奴神的化身，先在其王陵中安置自己的塑像，象徵著毘濕奴神，以供後人祀拜⑩。藏大藏經的資料，法稱論著有如下四種譯成藏文：

一〇四二年，愛兒稜加將國土分給兩個兒子，成立兩個王國

，一爲諫義里（*Kidiri*），後漸壯大；一爲章迦拉（*Janggala*），後漸無聞。經過約一百年，諫義里到了闍那婆耶王（*Jayabaya* 1135-57），便日漸强大，農業和海上貿易都很發達，並以通過婚姻關係，兼併了章迦拉。闍那婆是個昆濕奴教徒，與佛教無緣。

自一〇七八至一一七八年間，三佛齊屢遣使至中國，這時三佛齊正是最繁榮的時期，阿拉伯人伊德里西（*Idrisi* 1145年）記載：此時東非與三佛齊的貿易非常活躍，中國與其他外國人經常停留在三佛齊境內從事貿易。趙汝適諸蕃記（一二二五年著）亦記述說：「其國（三佛齊）在海中，扼諸蕃舟車往來之咽喉」。然而自一一七八年以後，諫義里的勢力更凌駕於三佛齊，有一支海上強大的兵力，峇厘、小巽他群島一部分、婆羅洲西南岸、西里伯南岸，都隸屬其範圍內。依周去非的嶺外代答（一一七八年）記述：在南海商業的勢力，第一大食（阿拉伯），其次闍婆（東爪哇諫義里），再次三佛齊。

到了一二二一年，諫義里滅亡，爲信訶沙利（*Singhasari*）王朝所取代；而蘇島三佛齊亦受到威脅，國勢日趨衰弱。雖然諸蕃記載三佛齊有屬國十五，那祇是早期的盛況，到十三世紀初以後，國力已非昔比了^⑪。

註：⑧ 亞洲佛教印度編VI——東南亞佛教（日文），二六二頁，昭和四十八年，東京佼成出版社。又龍山章真著：南方佛教的樣態，二六一頁。

註：⑨ 南方佛教的樣態，二六一至二六二頁。

崔貴強著：東南亞史，四七至四九頁。

⑩ 趙汝適著：諸蕃記三佛齊條，亦記有佛教說：「有佛名金銀山，佛像以金鑄，每國王立，先鑄金形以代其軀。用金爲器皿，供奉甚嚴，其金像器皿，各鑄誌示後人勿毀」。

到了信訶沙利王朝時，佛教與印度教的濕婆教派，更被提倡混合信仰和崇拜。現在我們再來簡單介紹印尼佛教留存下來的佛典文獻，更可獲得證明。

印度古代的梵文，自公元一世紀至十世紀，會被印尼長期採用（特別是宮庭），或與古爪哇語混和應用。大多原典用梵文，翻譯和註釋用古爪哇語。他自公元十一至十五世紀，印尼已由接受外來文化，進入消融時期，本身文化色彩日濃。

首先是東爪哇摩多藍王朝達磨溫夏王（991-1007）時期，提倡文學，命人將印度史詩「摩訶婆羅多」（*Mahābhārata*）一部份譯成爪哇散文；並將印度的摩奴法典（*Laws of Manu*）揉雜混合印尼的習慣法，編成一部新法典「濕婆神的教誡」（*Sīvaśāsana*）（至今猶用於峇里島）。到愛兒稜加（1019-41）時，宮庭詩人甘華（*Kanwa*）模仿摩訶婆羅多的形式，作了一首長詩「阿爾朱那的婚姻」（*Ardjuna Wiwaha*），歌頌愛兒稜加與蘇島公主的結合，有許多地方已表現創作的精神^⑫。

諫義里王國闍耶婆耶（1135-57）時，著名詩人斯達（*Mpoē Sedah*），彷摩訶婆羅多作成爪哇英雄史詩「婆羅多族的戰爭」（*Bhāratayuddha*），描寫兄弟爭奪王位的故事；後來又經過許多作家改編，廣事流傳。其次，印度史詩「羅摩衍那」（*Rāmāyaṇa*），亦經過爪哇詩人們翻譯或改作，辭句優美，簡潔樸素，讀誦時扣人心弦^⑬。

至於宗教文學，先是有印度教的梵文原典，翻譯成古爪哇語或作註釋。現在留有「婆羅門荼富樓那」（*Brahmāṇḍapurāṇa*）在峇里島發現，內容爲印度教神學創生記；爪哇語譯的亦大同小異。印度教同名富樓那（*Purāṇa*的經典共有十七部）^⑭。其次有「生類寶庫」（*Bhuvanakośa*）梵語詩頌，譯成古爪哇語散文，其中有述及宇宙創造論及吠檀多派的哲學思想。再次有「婆訶鉢底多瓦」（*Bṛhaspati-tattva*），古爪哇語中雜有梵語詩頌，先敘說各種宗派（亦舉佛教），再申述神的種種教說；最後提到教論哲學的勝因、三德、覺、我慢、根等真性；瑜伽派的八神通；其他如三量、五惟等哲學用語^⑮。

第三節 爪哇的佛教文學

印尼早期的佛教，自八九世紀以後，密宗的色彩即漸濃厚，採取而包含一些印度教信仰，這如獄帝王朝及三佛齊王朝時期。

因為印度教出現了爪哇語典籍，佛教徒爲了弘法上的需要，也編輯了一些爪哇語論典，今就資料僅知者分述如下：

(一)「聖大乘論」(Sanghyang kamahayānikan)：此論據說在摩多藍王朝申鋒王(929-47)時代就已經編集流傳，是用古爪哇語，很多地方挾雜梵語詩頌，體裁不很完整。內容先爲序言，警告修苦行；次說滅除貪瞋癡三毒，爲究竟之目的；勉勵修六波羅密，爲到達無上之道，並將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、智慧的六度，分別舉例說明。再加上慈、悲、喜、捨四波羅密，就成十波羅密。

次說五天母：金剛界自在母、佛眼母、我母、白衣母、救度母。並認爲金剛界自在母，即是前記六波羅密的實相，餘四天母配後四波羅密。次舉四瑜伽（虛空、人之身體、世界、空輪）、四修習行（行法逃脫三毒及煩惱）、四聖諦（苦、集、滅、道）。瑜伽、修習行、聖諦及十波羅密，就構成大秘密(Mahāguhya)。

此論繼續敘述（爪哇）密宗神學「最高秘密」(Paramaguhya)，即最勝神(Parār-viṣeṣya)顯現根源不二(advaya)，不二是神聖之姿(Divarūpa)與不二智(advaya-jñāna)合一即生創造。由神聖之姿，生出法身佛陀(Bhātāra Buddha)，其次生出釋迦牟尼。從釋迦牟尼右側生世自在，從左側生金剛手。此三尊各持白、赤、青之色，及示現寶幢、禪定、觸地之手印。

從釋迦牟尼之面出生毘盧遮那（大日如來）；從世自在生出阿閦及寶生；從金剛手生出阿彌陀及不空成就。毘盧遮那、阿閦、寶生、阿彌陀、不空成就，在印度密宗，稱爲金剛界五智佛，又稱五禪定佛；但在爪哇，金剛界和胎藏界是沒有區別的，五佛單稱五如來。

由含有一切智慧的毘盧遮那佛，出生全能的自在天（濕婆）、梵天、偏入天（毗濕奴）。依照毗盧遮那佛之命，三大神創造天界、人界、地下界；諸天住在天界，人類住在人界，龍等住在地下界。

再次解說五蘊、五種子、三毒、三業、五大等佛教基本思想概念；最後再舉說前述的五如來配五天母，即毗盧遮那如來配金

剛界自在母，阿閦如來配佛眼母，寶生如來配我母，阿彌陀如來配白衣母，不空成就如來配救度母。

以上是「聖大乘論」主要內容的簡介。此論典一九一〇年由加茲(J. Kats)原典出版，其譯者對印度密教並不甚了解，錯誤很多。但注意上述的內容，佛教徒似有意結合印度教的三大神，及承認創造天界、人界、地下界（三世界）之說，成爲古代爪哇佛教信仰的特質^⑤。

(二)「聖大乘真言理趣論」(Mantranaya或Mantrānaya)。“Mantranaya”應譯爲「真言理趣」，亦由加茲(J. Kats)原典出版（採用Mantrānaya）。此論對比「聖大乘論」來說，是一短篇，共有四十二詩頌，先是引用梵文，次爲古爪哇語解釋。其中有十二頌以上，與「大日經」卷一的偈頌內容相當。如第一頌：

「愛兒，來！我正確地教導你，（修學）真言行的理趣，大乘儀軌。因你是接受偉大理趣的相應者。」

此頌在「大日經」卷一中是：「佛子此大乘，真言行道法，我今正開演，爲彼大乘器。」

爲簡介「聖大乘真言理趣論」的形式，今再引第六頌和解釋例子如下：

「大乘（道），帶來偉大的繁榮，是吉祥的、優越的道。實行此道，你們可證得如來！」

〔注釋〕我對你們宣說，聖大乘偉大的道，要好好注意聽：「大乘，帶來偉大的繁榮」，是趣向天界和解脫的正道，所以帶來偉大的繁榮。偉大的繁榮，有外在的幸福和內在的幸福。（外在的幸福）是優越的財富、地位、王權、轉輪王之位；內在的幸福，即超世間的幸福，不接觸苦的滋味；不生不死，即不遭遇衰老、疾病、死亡，更有無上殊勝等正覺的幸福，解脫的幸福。不論外在的幸福，或內在幸福，都是由於奉行大乘正道，帶來偉大的繁榮。「實行此道」，就是你們要堅決信仰奉行大乘的教說。「你們可證得如來」……（下畧）

論中勸誠學人不可捨離修曼荼羅、金剛、印契；同時對阿闍梨師，等如對一切佛，不可輕視，獎勵對師奉獻財物，甚至自己

的生命和妻子。最後，由於能對至尊的老師奉獻，以至最尊的佛陀，當得果報，得到解脫，即身成佛⑥。

(三)「軍闍羅訶那的故事(Kuñjaraharṇa)」：是一篇因果報應的故事，敘述地獄種種受苦的恐怖，以勸人信佛行善為目的，整篇故事以兩個人物組成。

1. 軍闍羅訶那遍遊地獄：軍闍羅訶那是一夜夜，在大須彌山麓修苦行；一次聽說毗盧遮那佛在菩提心院為阿閦、賓生、阿彌陀、不空成就、世自在、金剛平等佛菩薩集會說法。願求來世善果的軍闍羅訶那，就急往菩提心院。毗盧佛相迎，聽了他的願望。軍闍羅訶那問：「在世間上，有人成為君王，有人成為奴隸，是什麼原因呢？」毗盧佛教導他說：「那麼你先去閻魔(Yama)界看看吧！」軍闍羅訶那先到了餓鬼住處，見有劍樹林，其下有尖利的刀刃，那是閻魔王使役處罰罪人的地方，慘狀無比；而且又有成百的兇鳥襲擊罪人，成千的巨大咬齧。軍闍羅訶那見南面有堆壓山地獄，兩山衝擊，罪人正在受苦。軍闍羅訶那不覺哀嘆地說：「啊！主啊！歸命濕婆」(這裏濕婆即佛陀之意)。接着去訪問閻魔王，聽了解說地獄受苦的原因，是因罪人前世惡業所致；所謂惡因得惡果，善因得善果。閻魔王又向軍闍羅訶那介紹和引見釜煮地獄，有一叫富樓那毗舍耶(Pūrvavijaya)的人，從天上墜入釜煮地獄中受苦。軍闍羅訶那離開閻魔界，回來拜見毗盧佛，報告富樓那毗舍耶死後在釜煮地獄受苦的情形等。並請佛開導去除污穢(罪惡)的方法。佛告訴他要有真實智慧，才能去除污穢；同時要哀求主，歸命主，歸命濕婆。

2. 富樓那毗舍耶的故事：富樓那毗舍耶因受到軍闍羅訶那的催促，抱着毗盧遮那佛的足，懇求宥恕罪障，佛憐憫他，便為說法。結果因為富樓那毗舍耶回到家裏，當熟睡時，他的魂靈却出了軀體，遊到餓鬼住處，於是閻魔王的獄卒們就捉拿他，責備他。但是因為佛的恩德，那些釜火即熄滅，刑具皆折碎，劍樹變為如意樹。閻魔王大驚，當時富樓那毗舍耶的魂靈答道：「一切都是因為受了毗盧遮那佛教誨的功德。」富樓那毗舍耶魂歸身體醒來後

註：① 吳世璜著：東南亞史，四六至四八頁。
② 亞洲佛教史、印度篇VI—東南亞佛教史，二七二一頁。

③ 東印度的佛教文化，一五一頁。
④ 亞洲佛教史、印度篇VI—東南亞佛教史，二七二一三頁。

⑤ 「聖大乘論」內容簡介，取材同上書二七三一五頁。

⑥ 「聖大乘真言理趣論」內容簡介，取材同上書二七六一十八頁。
⑦ 「軍闍羅訶那的故事」內容簡介，取材同上書二七八一二八一頁。

第三章 佛教與印度教的混合及滅亡

(公元一二二二至一五二〇年)

公元一二二二年，東爪哇發生了政治上的變動，一個農民叫庚安洛(Ken Angrok)，以出生地信訶沙利(Singhasari)為根據地，並獲得婆羅門教僧侶的支持，乃起而叛亂，消滅了諫義里，建立信訶沙利王朝。庚安洛躍登王位後，自稱是毗濕奴神的化身。

信訶沙利王朝的崛起，雖國運甚短促，相傳五世，僅七十年而亡，但也產生一英武君王，傾覆蘇島的三佛齊，奠定東爪哇國力的基礎。在此王朝時代，關於宗教方面，佛教與印度教的濕婆派漸趨混合，即所謂濕婆佛陀(Siva-Buddha)信仰，或稱為興都佛教(Hindu-Buddhist)。

(未完待續)